

國學十典

冊三十



莊子

國學十典

莊子

方勇譯注

中華書局

讓 王

【題解】

此篇旨在闡述「尊生」之道。開頭至「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」四段，寫重生者能够輕天下。「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」至「可謂有其意矣」七段，說明安貧樂道者不以利祿傷其生。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」一段，表明隨遇而安者不以困厄愁苦其生。「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」至結尾三段，贊許「隨、光、夷、齊之倫寧死不辱」的「清風高節」，「實（爲）尊生之基本」（陸樹芝《莊子雪》）。但在《大宗師》、《駢拇》、《外物》等篇中，務光、伯夷、叔齊卻爲殘生傷性之徒，是作者所著力鞭撻的對象。由此可見，本篇在某些觀點的具體表述上，確實存在著與其他篇章不盡一致的地方，因此，它也與《盜跖》、《說劍》、《漁父》諸篇一樣，被蘇東坡以來的不少學者視爲僞作。但這種看法並不見得正確，因爲就全文來看，它所表露出來的總的思想傾向，仍然是與《莊子》全書相一致的。

堯以天下讓許由，許由不受。又讓於子州支父^{〔一〕}，子州支父曰：「以我爲天子，猶之可也^{〔二〕}。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^{〔三〕}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況他物乎！唯無以天下爲者，可以託天下也。

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^{〔四〕}，子州支伯曰：「予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故天下大器也^{〔五〕}，而不以易生^{〔六〕}，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。

舜以天下讓善卷^{〔七〕}，善卷曰：「余立於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^{〔八〕}；春耕種，形足以勞動；秋收斂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

地之間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爲哉！悲夫，子之不知餘也。」遂不受。於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處。

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^{〔九〕}，石戶之農曰：「捲捲乎后之爲人^{〔一〇〕}，葆力之士也^{〔一一〕}。」以舜之德爲未至也，於是夫負妻戴，攜子以入於海，終身不反也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子州支父：姓子，名州，字支父，爲懷道的隱者。

〔二〕猶：還。

〔三〕幽憂：指藏於心中的隱憂。

〔四〕子州支伯：即子州支父。

〔五〕大器：寶物。

〔六〕生：生命。

〔七〕善卷：姓善，名卷，隱者。

〔八〕葛：指用葛纖維織成的布。絺（chī）：精細的葛布。

〔九〕石戶：地名。

〔一〇〕卷卷（quǎn）：用力的樣子。后：君，指舜。

〔一一〕葆力：謂勤勞用力，不知養德。

【譯文】

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，許由不接受。又讓給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說：「讓我做天子，還是可以的。但是，我正患有隱

憂的毛病，剛要治療，沒有工夫去治理天下。」天下的地位是最貴重的了，但不能用它來危害自己的生命，又何況是別的東西呢！只有不把治理天下當作一回事的人，纔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。

舜要把天下讓給子州支伯，子州支伯說：「我正患有隱憂的毛病，剛要治療，沒有工夫去治理天下。」天下是個貴重的寶物，但不能用它來交換生命，這便是有道的人和世俗之人不同的地方。

舜要把天下讓給善卷，善卷說：「我立足於宇宙之中，冬天穿皮毛，夏天穿細布；春天耕田種地，形體足以勝任這種勞動；秋天收穫，身體可以充分休養安食；太陽出來就去勞作，太陽落山就休息，自由自在生活於天地之間，心情悠然自得。我要天下有甚麼用呢！可悲啊，你是不瞭解我的。」便沒有接受。於是離開舜而進入深山，沒有人知道他的住處。

舜要把天下讓給他的朋友石戶的農民，石戶的農民說：「你做國君是多麼的辛勞，是個勤苦用力而不知養德的人啊！」認為舜的德行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，於是丈夫背著行李，妻子頂著東西，攜帶子女隱居海島之上，終身沒有回來。

大王亶父居邠^{〔二〕}，狄人攻之^{〔三〕}。事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之以犬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，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大王亶父曰：「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，吾不忍也。子皆勉居矣^{〔三〕}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，奚以異^{〔四〕}！且吾聞之，不以所用養害所養^{〔五〕}。」因杖策而去之^{〔六〕}。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夫大王亶父，可謂能尊生矣。能尊生者，雖貴富不以養傷身^{〔七〕}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，皆重失之^{〔八〕}，見利輕亡其身^{〔九〕}，豈不惑哉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大王亶父：即古公亶父，是王季的父親，周文王的祖父。邠（bīn）：同「豳」，在今陝西旬邑西南。

〔二〕狄人：亦稱獫狁、獯鬻、熏育、葷允，秦漢時又稱作匈奴，是分佈在今陝西、甘肅北部及內蒙古西部的一個遊牧民族。

〔三〕子：指邠地人民。

〔四〕奚：何。異：不同。

〔五〕所用養：指土地。所養：指百姓。

〔六〕杖策：拄杖。

〔七〕養：指用以養生之物。

〔八〕重：看重，重視。之：指高官尊爵。

〔九〕輕：輕易。

【譯文】

大王亶父居住在邠地，狄人前來侵犯。拏皮料和絲織品奉送給狄人，他們不接受；拏狗和馬奉送給狄人，他們也不接受；拏珍珠寶玉奉送給狄人，他們還是不接受；狄人所要的東西，是土地。大王亶父說：「和人家的兄長住在一起而殺掉他的弟弟，和人家的父親住在一起而殺掉他的兒子，我不忍心這樣做。你們都好好地居住在這兒吧！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甚麼不同呢！況且我聽說過，不要爲了用以養生的土地而危害所要養的百姓。」於是拄著杖離開了邠地。人民連續不斷地跟隨他，於是便在岐山下建成了新的國家。大王亶父，可以說是能珍重生命的人了。能珍重生命的人，雖處在富貴之中也不會用養生的東西傷害身體，雖處在貧賤之中也不會因爲爭利而拖累形體。現在世上身居高官爵位的人，都把這些看得很重而唯恐失去，見到利祿就輕易地犧牲自己的生命，不是太糊塗了嗎！

越人三世弑其君〔一〕，王子搜患之〔二〕，逃乎丹穴〔三〕。而越國無君，求王子搜不得，從之丹穴〔四〕。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薰之以艾〔五〕。乘以王輿〔六〕。王子搜援綏登車〔七〕，仰天而呼曰：「君乎，君乎！獨不可以舍我乎！」王子搜非惡爲君也，惡爲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謂不以國傷生矣，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越人三世弑其君：指越王翳被兒子殺掉；越人又殺掉他的兒子，立無餘爲國君；無餘又被殺掉，立無顓爲國君。弑：古代把臣殺君、子殺父稱爲弑。

〔二〕王子搜：即無顓。

〔三〕丹穴：洞穴名。

〔四〕從：追蹤。

〔五〕艾：艾草。

〔六〕王輿：指國君所乘的車子。

〔七〕援：拉。綏：登車時拉手所用的繩索。

【譯文】

越人有三代殺掉了自己的國君，王子搜對此非常害怕，便逃到丹穴洞中。越國沒有了國君，尋王子搜而沒有找到，就一直追蹤到丹穴。王子搜不肯出來，越人便用艾草的煙火熏丹穴。讓他坐國君所乘的車子。王子搜拉著登車時所用的繩子上了車，仰天呼叫說：「王位呀，王位呀！難道不肯放過我嗎！」王子搜並不是厭惡做國君，而是厭惡做國君所招來的禍患。像王子搜這樣的人，可以說是以國君的地位傷害生命了，這正是越人要他做國君的真正原因。

韓、魏相與爭侵地。子華子見昭僖侯^{〔二〕}，昭僖侯有憂色。子華子曰：「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^{〔三〕}，書之言曰^{〔三〕}：『左手攫之則右手廢^{〔四〕}，右手攫之則左手廢，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。』君能攫之乎^{〔五〕}？」昭僖侯曰：「寡人不攫也。」

子華子曰：「甚善！自是觀之，兩臂重於天下也，身亦重於兩臂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，今之所爭者，其輕於韓又遠。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感不得也^{〔六〕}！」

僖侯曰：「善哉！教寡人者衆矣，未嘗得聞此言也。」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子華子：魏國人，思想接近道家。昭僖侯：即韓昭侯。

〔二〕書銘：謂寫下契約。

〔三〕言：指銘詞。

〔四〕攫：奪取。廢：斬去。

〔五〕能：願。

〔六〕固：乃。

【譯文】

韓國和魏國相互爭奪土地。子華子拜見韓國的昭僖侯，昭僖侯面有憂愁之色。子華子說：「現在讓天下人在您面前寫下契約，契約上寫道：『左手來取這契約的就砍去右手，右手來取這契約的就砍去左手，然而取得契約的人就可以得到天下。』您願意去取這契約嗎？」昭僖侯說：「我不願意。」

子華子說：「很好！這樣看來，兩臂比天下重要，身體又比兩臂重要。韓國的重要性比天下輕多了，現在所要爭奪的

邊境之地，比起整個韓國又輕得多。您卻愁苦身體來傷害生命，唯恐得不到這點土地！」

昭信侯說：「好啊！開導我的人很多，但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。」子華子可以說是知道輕重的人了。

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〔二〕，使人以幣先焉〔三〕。顏闔守陋閭〔三〕，苴布之衣而自飯牛〔四〕。魯君之使者至，顏闔自對之。使者曰：「此顏闔之家與？」顏闔對曰：「此闔之家也。」使者致幣，顏闔對曰：「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〔五〕，不若審之。」使者還，反審之〔六〕，復來求之，則不得已〔七〕。故若顏闔者，真惡富貴也。

故曰：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爲國家〔八〕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〔九〕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功，聖人之餘事也，非所以完身養生也〔一〇〕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多危身棄生以殉物〔二〕，豈不悲哉！凡聖人之動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。今且有人於此，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〔三〕，世必笑之。是何也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〔三〕。夫生者，豈特隨侯之重哉〔二四〕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魯君：魯哀公，或謂魯定公。顏闔：姓顏，名闔，魯國的隱者。

〔二〕幣：幣帛，錢幣。一說贈物。

〔三〕守：居住。陋閭：陋巷。

〔四〕苴（jū）布：麻布。飯牛：餵牛。

〔五〕遺（wèi）：給予。

〔六〕反：反復。

〔七〕已：通「矣」。

〔八〕緒餘：謂殘餘。爲：治。

〔九〕土苴：糟粕。

〔一〇〕完：保全。

〔一一〕殉：追逐。

〔一二〕隨侯之珠：指周時被漢中隨侯得到的明珠。

〔一三〕要：求。

〔一四〕「隨侯」：後面當補一「珠」字，文意乃全。

【譯文】

魯國國君聽說顏闔是得道之人，便派人先送去幣帛以表達心意。顏闔居住在陋巷，穿著麻布衣服親自在餵牛。魯君的使者到了，顏闔親自接待他。使者說：「這是顏闔的家嗎？」顏闔回答說：「這是顏闔的家。」使者送上幣帛，顏闔說：「恐怕聽錯了而給使者造成過錯，不如回去再核查一下。」使者回去，反復查覈，再來找他，卻找不到了。所以像顏闔這樣的人，纔真是厭惡富貴的人。

所以說，道的精華用來修身，它的殘餘用來治理國家，它的糟粕用來治理天下。由此可見，帝王的功業，不過是聖人的餘事，並不能用來全身養生。現在的世俗君子，多是危害身體、拋棄生命來追逐外物，難道不可悲嗎！大凡聖人做事，一定先要弄清這樣做的目的和這樣做的原因。現在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，用隨侯的寶珠做彈丸去射那千仞高的麻雀，世人一定會嘲笑他。這是爲甚麼呢？這是因爲他所用的東西太貴重，而所要取得的東西太輕賤了。人的生命，又豈只是隨侯

的寶珠那麼貴重呢！

子列子窮〔二〕，容貌有飢色。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〔三〕：「列禦寇，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爲不好士乎？」〔四〕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。子列子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

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〔五〕：「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樂〔六〕。今有飢色，君過而遺先生食〔六〕，先生不受，豈不命邪！」子列子笑謂之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」其卒〔七〕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子列子：即列禦寇。

〔二〕子陽：人名，鄭國的相國。

〔三〕無乃：豈不是。

〔四〕望：怨望。拊（ㄈㄩˋ）心：捶胸。拊，拍。

〔五〕佚：通「逸」，安逸。

〔六〕君：指子陽。過：謂自以爲過，引爲己過。食：指粟。

〔七〕卒：後來。

【譯文】

列子生活窮困，面有飢色。有人告訴鄭國的相國子陽說：「列禦寇是個有道之士，住在您的國家裏而受窮困，您豈不是不喜歡賢士嗎？」子陽便派遣官吏給列子送去糧食。列子見到使者，一再拜謝而推辭不接受。

使者離開後，列子回到屋裏，他的妻子埋怨地看他且拍著胸口說：「我聽說做有道者的妻子，都能得到安逸和快樂。現在你面有飢色，鄭國的相國認為自己有過失而送給你糧食，你卻不接受，難道不是命該受窮嗎！」列子笑著對妻子說：「鄭國的相國並不是自己瞭解我，而是聽了別人的話纔送給我糧食的，等到他要加罪於我時，也將會是因為聽信了別人的話，這就是我不接受糧食的原因。」後來，人民果然發難而殺死了子陽。

楚昭王失國〔二〕，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〔三〕。昭王反國，將賞從者，及屠羊說。屠羊說曰：「大王失國，說失屠羊；大王反國，說亦反屠羊〔三〕。臣之爵祿已復矣，又何賞之有！」

王曰：「強之。」屠羊說曰：「大王失國，非臣之罪，故不敢伏其誅；大王反國，非臣之功，故不敢當其賞。」

王曰：「一見之。」屠羊說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。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，而勇不足以死寇〔四〕。吳軍入郢，說畏難而避寇，非故隨大王也〔五〕。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〔六〕，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。」

王謂司馬子綦曰〔七〕：「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，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〔八〕。」屠羊說曰：「夫三旌之位，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〔九〕；萬鍾之祿，吾知其富於屠

羊之利也；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？「二〇」？說不敢當，願復反吾屠羊之肆。」遂不受也。

【注釋】

「一」楚昭王：名軫，平王的兒子。失國：指吳伐楚，楚昭王逃到隨、鄭而失去了國土。

「二」屠羊說（yué）：名叫說的屠羊者。

「三」反：恢復。

「四」死寇：殺死敵寇。

「五」故：有心。

「六」約：與百姓共守法之約。或謂上下共守之條規。

「七」司馬：官名。子綦：人名。

「八」綦：當為「其」字之誤。延：延請。三旌：三公。因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，故稱。

「九」肆：市場。引申為在市場上從事的屠羊職業。

「一〇」妄施：行賞不當。

【譯文】

楚昭王失掉了國家，屠羊說跟著昭王逃亡。昭王復國以後，要獎賞跟隨的人，賞賜輪到了屠羊說。屠羊說說：「大王失掉國土，我就失去了屠羊的職業；大國復歸國土，我也就恢復了屠羊的職業。我的爵祿已經恢復了，又有甚麼可獎賞的呢！」

昭王說：「強令他接受賞賜。」屠羊說說：「大王失掉國家，不是我的罪過，所以不願接受懲罰；大王復歸國土，也

不是我的功勞，所以也不願承當賞賜。」

昭王說：「我要召見他。」屠羊說說：「楚國的法令規定，必須有重賞大功的人纔能得到接見。現在我的智能不足以保存國家，我的勇力不足以殺死敵寇。吳國的軍隊入侵郢都，我害怕危難而逃避敵寇，並不是有心跟隨大王。現在大王要違背法令規約而接見我，這不是我所願傳聞天下的事。」

昭王對司馬子綦說：「屠羊說地位卑賤而陳說的義理很高明，你替我延請他擔任三公的職位。」

屠羊說說：「三公的職位，我知道它要比屠羊的職業尊貴，萬鍾的俸祿，我知道它要比屠羊所得的利潤豐厚；但是我怎麼可以貪圖爵祿而使我的君主有行賞不當的名聲呢？我不敢接受這高官厚祿，還是希望再恢復我屠羊的職業。」終於沒有接受獎賞。

原憲居魯〔一〕，環堵之室〔二〕，茨以生草〔三〕；蓬戶不完〔四〕，桑以爲樞〔五〕；而甕牖二室〔六〕，褐以爲塞〔七〕；上漏下濕，匡坐而弦〔八〕。

子貢乘大馬〔九〕，中紺而表素〔一〇〕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華冠縱履〔一一〕，杖藜而應門〔一二〕。子貢曰：「嘻！先生何病？」原憲應之曰：「憲聞之，無財謂之貧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〔一三〕。今憲，貧也，非病也。」子貢逡巡而有愧色〔一四〕。

原憲笑曰：「夫希世而行〔一五〕，比周而友〔一六〕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慝〔一七〕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原憲：字子思，亦稱原思，孔子弟子。他清靜守節，安貧樂道。

〔二〕環堵之室：面積爲一平方丈的居室。堵，一丈。

〔三〕茨：謂以草蓋屋。生草：青草。

〔四〕蓬戶：用蓬草編成的門。完：完整。

〔五〕桑：桑條。樞：門軸。

〔六〕甕牖：用破甕做窗戶。形容窗戶簡陋。

〔七〕褐：粗布短衣。

〔八〕匡坐：正坐。「弦」字：後面當補一「歌」字，文意乃通。

〔九〕大馬：指高頭大馬所拉的車子。

〔一〇〕紺（gōn）：深青帶紅的顏色。素：白色。

〔一一〕華冠：用華樹皮做的帽子。緼（xū）履：沒有後跟的鞋子。

〔一二〕杖：拄。藜（lí）：指藜草莖所做的杖。應門：謂親自開門應接。

〔一三〕「學」字：後面當補一「道」字，文意乃通。

〔一四〕逡巡：卻退的樣子。

〔一五〕希：希望。

〔一六〕比周：謂周旋親比。

〔一七〕慝（tì）：惡。

【譯文】

原憲住在魯國，他的居室面積只有一平方丈，屋頂是用青草覆蓋的；用蓬草編成的門不完整，用桑條來做門的轉軸；用破甕做二室的窗戶，用粗布短衣堵塞窗口；屋頂漏雨地上潮濕，他卻端坐在那裏彈琴唱歌。

子貢乘坐著高頭大馬拉的車子，穿著青紅色的裏衣和素白色的外衣，小巷容不下他高大的車子，就這樣去見原憲。原憲戴著樺樹皮做的帽子，穿著沒有後跟的鞋，拄著藜草莖做的手杖來開門迎客。子貢說：「哎呀！先生為何這樣困頓？」原憲回答說：「我聽說，沒有錢財叫做貧窮，學了道而不能實行叫做困頓。現在我是貧窮，而不是困頓。」子貢聽了向後退卻，臉上現出羞愧的顏色。

原憲笑著說：「希望得到世譽而行事，周旋親比來結交朋友，爲了炫耀於人而求學，爲了求得己利而施教，依託仁義去做姦惡之事，裝飾車馬來炫耀自己，我是不忍心這樣做的。」

曾子居衛^{〔一〕}，緇袍無表^{〔二〕}，顏色腫噲^{〔三〕}，手足胼胝^{〔四〕}。三日不舉火^{〔五〕}，十年不製衣，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屨而踵決。曳縱而歌《商頌》^{〔六〕}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。故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曾子：即曾參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。

〔二〕緇（yūn）袍：以亂麻爲絮的袍子。緇，亂麻。無表：謂袍子的表層破爛不堪。

〔三〕腫噲（kūi）：浮腫。

〔四〕胼胝（piàn zhī）：指因勞作而磨出的老繭。

〔五〕舉火：生火做飯。

〔六〕曳綖：拖著破敗的鞋子。曳，拖。商頌：是《詩經》的部分詩篇，共五篇。

【譯文】

曾子住在衛國，穿著用亂麻絮做成的袍子，袍子的表層已經破爛不堪，他的面色浮腫，手脚磨出了繭子。三天也不能生火做上一頓飯，十年也不能裁製一件新衣，整一整帽子，帽帶就弄斷了，拉一下衣襟，就露出了胳膊肘，穿一下鞋，鞋後跟就破裂了。拖著破敗的鞋子吟唱著《商頌》，聲音充滿於天地之間，好像鐘磬之音那樣清越優美。天子不能使他為臣子，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。所以修養意志的人忘掉了形體，保養形體的人忘掉了利祿，求道的人連心神也忘掉了。

孔子謂顏回曰：「回，來！家貧居卑〔一〕，胡不仕乎？」顏回對曰：「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足以給飡粥〔二〕；郭內之田十畝，足以為絲麻；鼓琴足以自娛，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。回不願仕。」

孔子愀然變容曰〔三〕：「善哉，回之意！丘聞之：『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，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〔四〕，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〔五〕。』丘誦之久矣，今於回而後見之，是丘之得也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居卑：謂處於卑微的地位。

〔二〕給：供給。飡（cān）粥：厚粥。

〔三〕愀（qiū）然：容色變動的樣子。